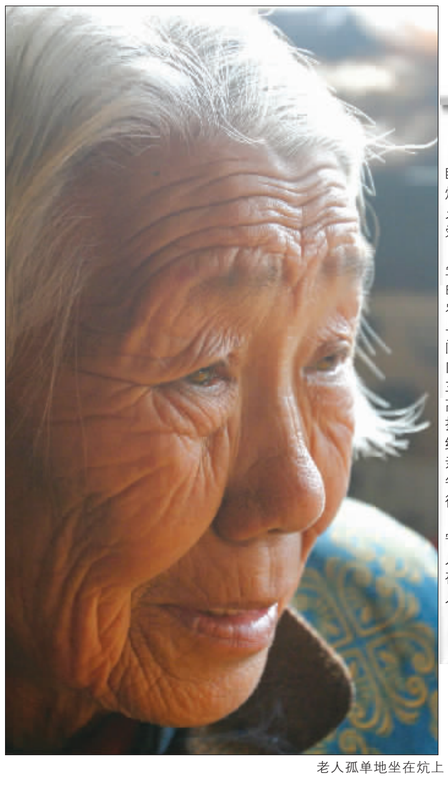
养了11个子女，79岁母亲老了却无人照顾

有人劝母亲到法院讨要赡养费，老人却说："我不能给孩子们丢脸"



老人孤单地坐在炕上

晶状体浑浊，眼泪依旧清澈；火炕冰冷，内心依旧火热；儿子不孝，母爱依旧执著。

崭新的大瓦房耸立在路边，气派的大院内停着一辆农用车，30米之外与之相对应的是一间低矮的小房，小房内住着这间瓦房房主的母亲，瓦房外高高的围墙上歪歪扭扭地写着"弘扬传统美德，救助贫困母亲"12个大字，在正午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尴尬。

单桂芝，79岁，守寡32年，有6个儿子、5个女儿，现在和有些痴呆的四儿子同住一屋。

老人的境遇

伊通满族自治县伊丹镇大岭村孔家店屯，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名字的地方，79岁的单桂芝在这里住了整整一辈子，含辛茹苦拉扯大11个孩子，落下一身的病，老了却无人理睬。

为了找到单桂芝，记者先来到孔家店屯屯长徐德春家，4个人正盘坐在炕上打着纸牌，单薄的衣衫显示出炕的热度。提起单桂芝的名字，里面一名女子猛地抬头，扫了其他人一眼，说了一句："快点出牌！管这事儿干吗！"四人低下头，开始继续打牌，屋外一名妇女走进来，主动要求带路，在路上她说："刚才说话那个是单桂芝的老儿媳妇……"

绕过屯长家，推开破旧平房的门，单桂芝孤零零地坐在炕上，茫然地盯着突然出现的陌生面孔，张开的手掌紧紧攥了起来。屋内除了一辆破烂不堪的自行车外什么都没有了。刚刚坐在老人家的炕上，一股寒意直冲体内，这么冷的天儿老人家的炕竟没有烧。

提起孩子，老人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说了句："我挺好的！他们也挺好的！"就不再言语。同来的妇女在她耳边悄悄地耳语了几句，老人抬起头，看看相机，眼泪突然落下。后来记者知道那名妇女告诉老人："他们什么都知道了，瞒不住了，你就说了吧！"

"我有11个孩子，6个儿子、5个女儿，现在只有四儿子没结婚了，他脑袋有点不好使，所以一直和我住在一起，种点地勉强过日子呗！这么多年了，除了二儿子外，他们都不管我，我现在都快把我大儿子长啥样忘了。我都不知道自己咋挺过来的，不知道这日子还能挺多久，活这么大岁数到底是为个啥！"说话间，老人撂开攥紧的手，四片被汗染得黑黄的药片露了出来。"岁数大了，病多了，没钱买药，疼得受不了了，我就吃四片索密痛，能挺就挺挺，不能挺就拉倒吧！"

与单桂芝的房间一墙之隔住的是她的老儿子和儿媳妇，除了四儿子之外，离她最近的亲人就属这两个人了，可在老人眼里和心里，他们就像两个透明人一样，因为他们从来都没有管过老人，就连吃饭也是只管自己。单桂芝说："老儿子结婚没房子，我就把里面那间让给他了，现在他日子过得不好，老婆还厉害，不管我就不管吧，别为难孩子了！"

邻居的无奈

在孔家店屯，住着单桂芝5个孩子，据单桂芝说，他们日子过得都很"僵"（穷的意思）。离开单桂芝家，在邻居的带领下，沿着村路向北，路口一间崭新气派的砖瓦房，在这个不算富裕的屯子里显得格外扎眼，可邻居从这里路过时，眼里没有羡慕，却流露出一丝不屑，回来时她才说："这个新房是单桂芝五儿子新盖的。"

单桂芝老人的遭遇在这个屯子里并不少见，却是最为悲惨的一个。一路上邻居从老人年轻时讲起，说到动情之处，邻居也落下了眼泪。

邻居说："像她这样的人，我们这个屯还有几个，不过人家孩子就是不来看老人，钱倒还是给一些，哪像单桂芝孩子这样，不给钱，也不来看看。老太太40多岁时丈夫去世，那时候最小的孩子才十来岁，她又当爹又当妈把孩子拉扯大。她丈夫死的时候家里拉下了不少'饥荒'，这些年老人一边照顾孩子，一边把钱都慢慢还上了。后来孩子们一个个都结了婚，突然间就没有人管她了，她五个儿子的房子你也看到了，一会儿你再看看她二儿子和大儿子的房子，你看看是不是他们日子都很'僵'，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。都这样了，老人还想着替他们说话呢。因为这事，我们屯里和村里都出面调解过，一点用都没有，她那几个儿子除了老二和老三外，都特横，说死都不管她。有一段时间屯里还补助过老人，补助的钱也被她儿子拿走了，这都是他们自己家的事儿，我们做邻居的也不好深说，老人自己不出头，我们只能瞅着。"

二儿子的辩解

王才，单桂芝的二儿子，一家三代正坐在炕上玩牌，笑声不断，宽敞的房子显示出这个家庭的富足。作为唯一一个坚持给老人钱的儿子，面对相机他显得很自豪，虽然一年他才拿出100块钱。对于几个兄弟的行为，王才表现出很不满，他说："我不管他们怎么样，我一年是拿出100块钱给我妈，这是当年定下的规矩！"而这个当年要追溯到20多年前，那时候100块钱的价值已经今非昔比。

"你这屋还真暖和，你妈那屋可冷了，炕都没烧！"听到这句话，王才一点反应都没有，继续高谈阔论他对单桂芝的种种好处。按王才的说法，他们本来对单桂芝还是相当不错的，当年单桂芝力排众议卖掉了留下的破旧老房子，换了现在居住的这个砖房，这件事引起了几个孩子的不满，后来老人又把自己的地分给老五和老六种，还不收他们的钱，大家觉得老人有点偏心，所以才发展成今天这样。王才说："我妈到今天这步，其实都怪她自己，她把地分给我几个弟弟，也不管他们要钱，每年还要我们给钱，这多不公平啊，也难怪我大哥不给钱了。为了这钱，我和我大哥吵过几次，也没啥用啊！作为老二，有老大在我就不能站出来牵头啊，所以我只能在这看着，要是我说了算，那肯定还按老规矩，一年儿子一人100块钱，女儿50元钱，可惜，我没那能力啊，所以只能自己给了。"

"你这屋还真暖和，你妈那屋可冷了，炕都没烧！"第二次说出这句话，王才"啊"了一声，继续将话题转到别处，开始指责五弟弟的种种不是。

"你这屋还真暖和，你妈那屋可冷了，炕都没烧！"第三次说出这句话，王才一下子就愣住了，好半天挤出两个字："是吗？"然后不再言语，整个房间陷入了沉默。他好像忘记了，从他家慢走到母亲家不到3分钟，给母亲烧个炕对于他来讲好像是一件很难的事，一件从来都没有想到过的事。

老人住的房子 王刚 摄

大儿子的蛮横

与王才一墙之隔住着单桂芝的大儿子，他并没有打开大门，只是站在院子里一顿大喊，夹杂着各种骂声。他说："你们找我干什么？我就是不给钱，我就是不养她，爱上哪告上哪告去，再来我就骂死你们！"带路的邻居躲在远处，一边招手，一边向墙边躲。

"你为啥不养你妈？"隔门大喊，"啪"的一声吓了记者一大跳，原来是老大用脚重重地踢在铁门之上，他还是没有开门，可骂声却一浪高过一浪，围观的邻居越来越多，劝记者离开的声音越来越强。

离去时，不远处老大开门站在村路上，指着这边又骂上了，边骂边跳。一名路过的大娘说："你们别和他喊了，因为养他妈的事，他没少和其他几个兄弟姊妹干仗，他当老大的不出钱，其他几个孩子当然也不给了。他在我们这骂人是出了名的，你们要是把他逼急了，他肯定得跑到老太太那儿，骂老太太！你们就算替老太太想想，别把他逼急了！"

母爱的宽容

重回单桂芝家，还没等记者开口，她先问："他们（几个孩子）都怎么样？"还那样，老五家没人，其他的都比你过得强！"邻居抢着回答。老人长长地吐了口气，转而流下眼泪，她想孩子们了。

在得知两个孩子的"表现"之后，老人并没有太激动，反而劝起邻居来："我都这么大岁数了，有一口吃的就行了呗！老五刚盖的房子肯定拉了不少'饥荒'，老大和老二家也不咋富裕，还得准备钱给孙子结婚用呢，我还跟孩子们抢啥啊！他们要是能来看看我，我就满足了！"

"都说养儿为防老……"话刚说出口，单桂芝突然向前猛一探身子，抡起右手使劲摇摆，示意不要再说了。她呆呆地望着窗外，任凭眼泪恣意流淌，好久才缓过神，轻声哀求："我刚才说的话，你都当没听到吧！孩子们有孩子们的难处，别难为他们了！以前有人劝我到村里或者去法院告他们，我寻思了，孩子也都老大不小了，我老太太可以不要脸，孩子们不能不要啊！我这一把老骨头，不能给孩子们丢脸！"

离去时，单桂芝颤颤巍巍地想站起来送一下，用尽力气却只是在炕上挪动了一下，她拍拍自己的腿，说句"不中用了！"扭头继续向窗外看去，像在盼着什么人能突然出现在视线当中。

据《东亚经贸新闻》